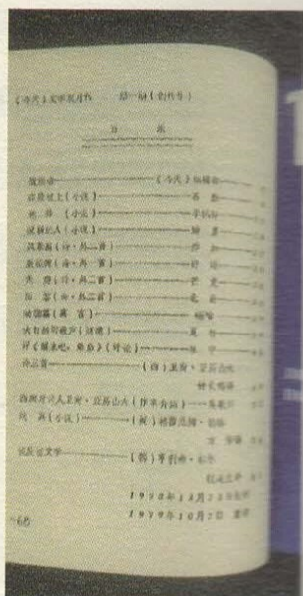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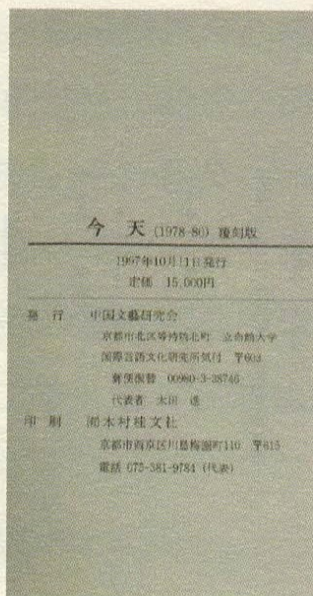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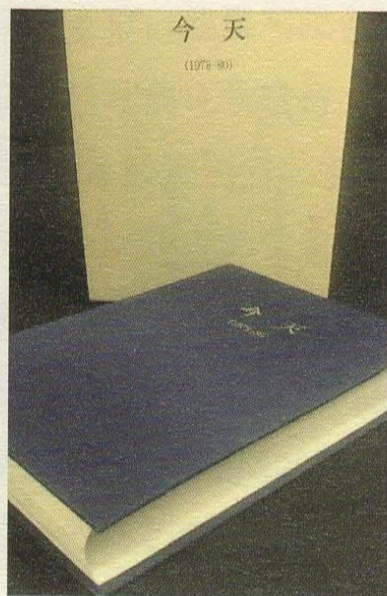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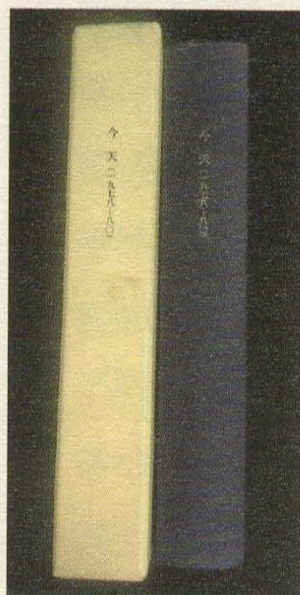


七年后,《今天》大事记记载如下:

1997年10月11日 日本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将是永骏教授保存的全套原版《今天》文学杂志精心处理后影印“《今天》(1978—1980)覆刻本”出版。

1998年12月18日《今天》杂志在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礼堂举办创刊20周年纪念活动。《今天》成员有北岛、芒克和侨居日本的黄锐、陈延生，活跃在日本诗坛第一线的重量级诗人大冈信、谷川俊太郎、白石嘉寿子等倾城而出，三百人会场座无虚席。日本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赠阅和销售《今天》(1978—1980)覆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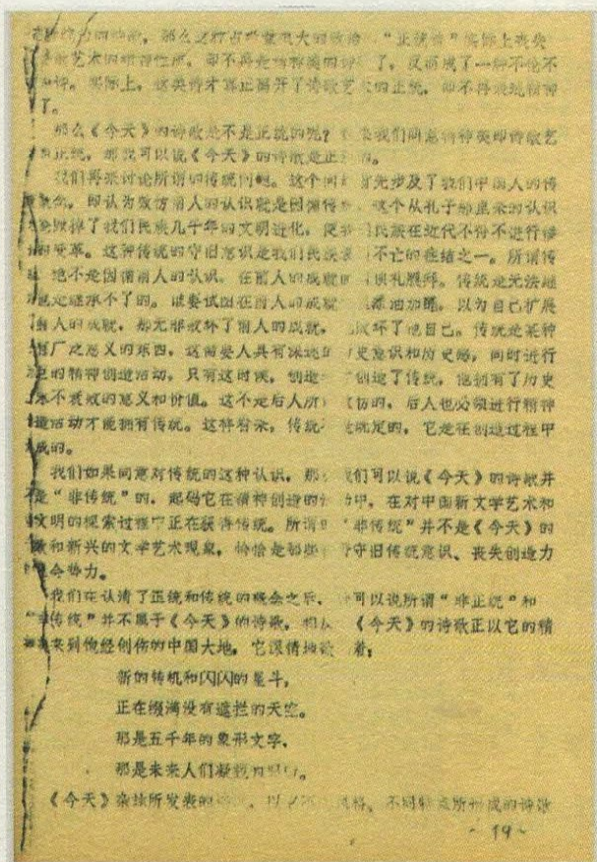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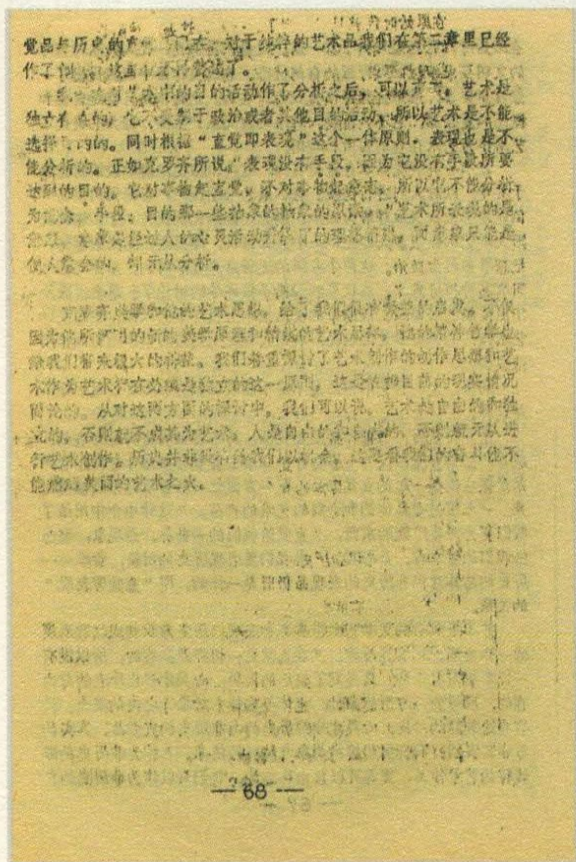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今天》1978-80 覆刻版

芒克将辗转带回国内（先后大约近百部）交给我时，面对制作精美的书籍，我惊呆了！

我曾亲手油印的《今天》杂志，因纸质低劣及操作技能的欠缺，版面歪斜、字迹残缺且处处污痕，这从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“今天特藏”扫描的电子版截图，可见其丑陋不堪，同时也对当年节衣缩食、购买或订阅《今天》杂志，以助其生存可敬的读者们深感愧疚。

我手头找不到覆刻本原书，无法展示修复后的同一页面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电脑技术及软件功能远未发展到今日程度，难以想象覆刻本的制作者们付出了怎样辛勤、巨大的手工劳动；内心感慨日本民族对世界文化一以贯之的执着与贡献，却无从得知当年是永先生（我在先生病逝后，才从他学生的悼念文章中得知其姓氏），在其间亲历亲为的关注与付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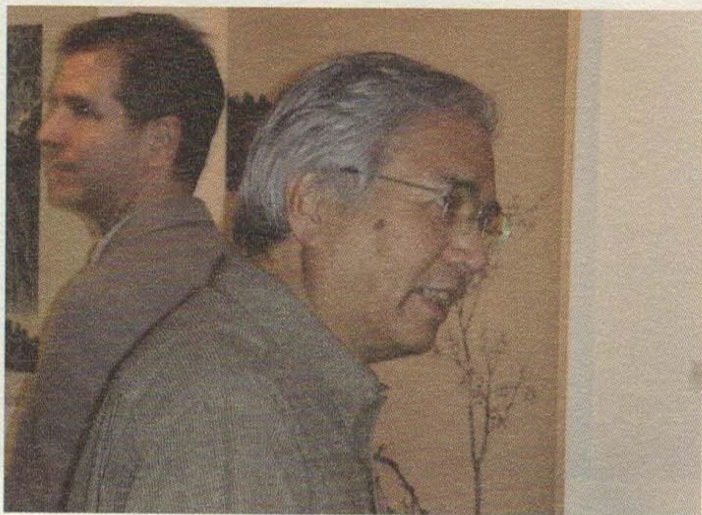
转瞬又是十年。据《今天》大事记：

2008 年 由徐晓主持，制作“《今天》30 周年纪念册套装”。其中早期《今天》杂志仿真本使用日本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《今天》(1978—1980)覆刻本精心处理过的原始版面。

我交给徐晓一套原版《今天》杂志，据她回忆：“我先是决定忍痛拆掉老鄂提供的全套杂志，一页一页扫描。”请黄锐拿去制版，“……他的设计工作室里坐着的是金发碧眼的法国人，来来往往说着日语、英语、法语，做的是‘迪奥’这种国际大品牌。以这样的背景和实力，为 30 周年纪念活动的出版物做设计自然是非他莫属。”然而拥有先进设备的专业人士，对此一筹莫展。修版是不屑于考虑的，而“仿真”必须彩色印刷，成本高昂令人却步。最终徐晓只得走“捷径”，又拆散日本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《今天》(1978—1980)覆刻本，使用那精心处理过的版面，直接制版，得以解决仿真本制作之困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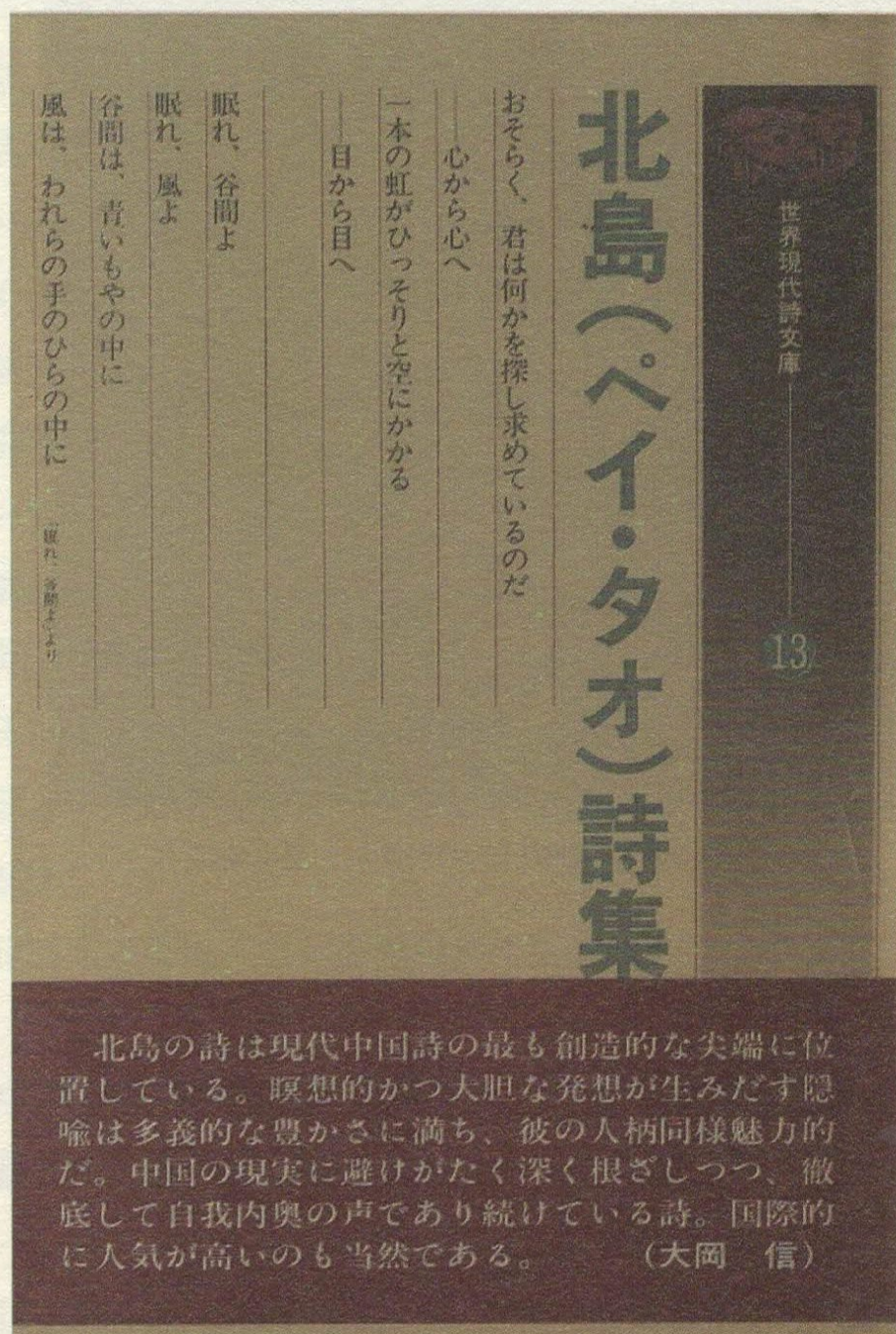
若干年后见诸网络，一群《今天》文学爱好者集巨资购置佳能顶级印刷设备，以《今天》仿真版制作全套早期《今天》杂志分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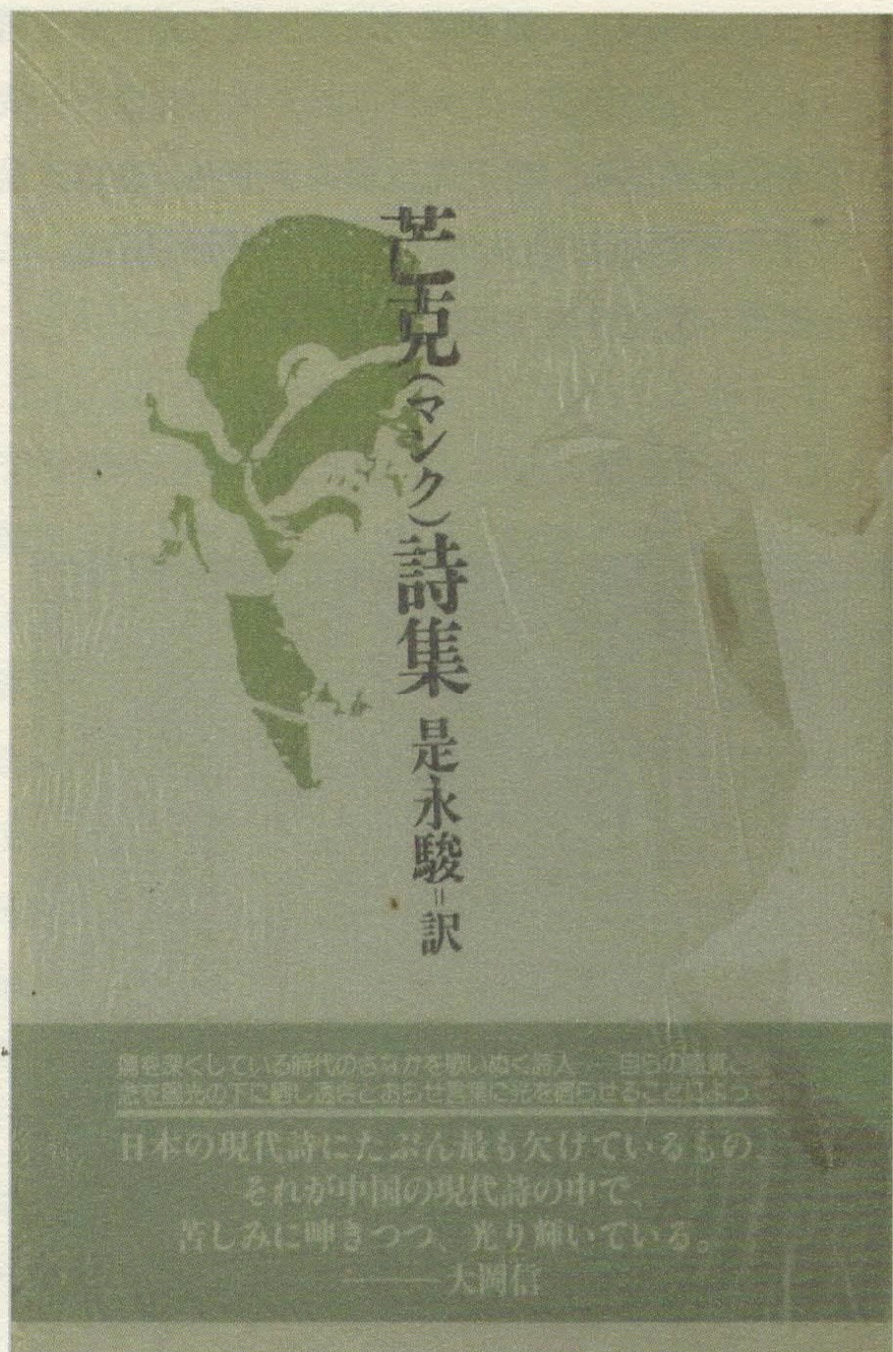
在纪念《今天》杂志创刊三十周年香港盛会上，我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得以见到是永先生。先生寡言少语，他极为谦逊地给出席人员不停地拍照，很兴奋，我感觉他早已从文字资料熟悉了这些与《今天》相关人。在先生与侨居日本的《今天》同人赵南亲切交谈的空隙，我得以拍下他唯一的照片。



是永先生出席《今天》创刊 30 周年香港盛会

二〇二四年二月三日深夜，我看到北岛发的是永先生辞世信息，十分惊诧，一向以长寿自诩的民族，上天何以对先生如此吝啬？我当即上网查看信息，国内偌大的网络，有关先生却只字全无，这也许是先生为人一向低调、终老一生，或许也是拜《今天》的处境所赐。托人查看“维基百科”，也仅得一页先生的生平文字。





《芒克诗集》，1990 年 10 月发行，是永骏译

根据我所收藏的是永先生为《今天》诗人译作，最早的《北岛诗集》一九八八年一月；其次是《芒克诗集》一九九〇年十月发行。

关于《芒克诗集》的日译本还有如下轶闻：

此前，芒克与北岛创办民办文学刊物《今天》，被所在的北京造纸总厂除名，一度与老父亲反目。芒克那位终身未嫁的姐姐，对芒克呵护

有加，时常在经济上接济他。父亲晚年罹患癌症，姐姐悄悄告诉芒克：她看到精通日语的父亲，在偷偷阅读《芒克诗集》。父子亲情，竟经由译著沟通，是永先生泉下有知，自当含笑。

回顾以往，先生对至今漂泊无定所的《今天》有劬劳之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《今天》被迫停刊后，先生将在官方籍籍无名的《今天》诗人译介给日本诗歌界，孜孜不辍，至九十年代已发行近十部重量级的诗集、小说和诗歌合集。

北岛转发李庆国先生悼念他的恩师是永骏教授的文章，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。悼文中讲到“一九九〇年七月，《今天》在海外复刊，先生义务地承担起日本方面的刊物订购与联络的工作……”我在编辑《今天四十年》文集和纪念册时，曾请《今天》期刊收藏者颜萌先生为我翻拍了全部《今天》期刊封面和版权页面，以此为依据，对四十年来的编务人员和参与人士做了详尽统计。资料记载了是永先生从《今天》海外复刊伊始即承担“日本订户代理”，四年后“变更为内山书店”，估计先生是把这一义务转托给专业的部门去做，此后自一九九三年末至二〇一六年末，整整二十四年，《今天》在各国、各地区的“订户代理”如走马灯般更换，惟“日本订户代理”持之以恒。

但此记载戛然中断，《今天》杂志其后更名《此刻》，仅存一期，旋即恢复原名。并审时度势，为生存计，主动槟除版权页，正式成为“非正式出版物”。

我非常非常后悔，当年编辑纪念文集时，为何没有敦请先生留下他的文章。

如今勉为其难，与先生只有一面之交的我，仅凭手头零散的资料，拼凑这篇文章，遥祭先生的在天之灵。

是永先生与《今天》

鄂复明

惊悉是永骏先生仙逝，感慨莫名。

我在四十五年前初闻先生。《今天》大事记有如下记载：

1989年6月 芒克从北京家中被“保护性失踪”一周
为《今天》资料安全起见，整理出一套《今天》
杂志委托日籍友人永骏教授保存。（八年后，《今天》覆刻版据此影印）。

当时，距《今天》同人赵一凡先生病逝不到一年，他精心保管的“今天资料”移至我家。唯恐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”，作此无奈之举，祈求遗留《今天》的一脉生息，实属任其漂泊异国他乡，自生自灭。

是永骏先生惠存

书目

《今天》杂志：
第一——九期

《今天》丛书：
《心事》
《陌生的海滩》
《从这里开始》
《波动》

《今天》文学资料：
之一——之三

《今天》创刊十周年纪念册

首届《今天》诗歌奖 获奖者作品集
多多诗选 《里程》